

春鱼番外：那些年，驸马欠下的「风流债」

1

我怀疑周非鱼不爱我了，并且找到了证据。

本来昨日清颜大婚，我是极为高兴的。

终于把这个觊觎我家驸马的绿茶精嫁出去了，而且还是嫁到了东北那旮瘩儿。

想到她几年后再回京探亲满口的大碴子味儿，我都想提前嘲笑她了，哈哈哈哈哈。

可是，没想到啊没想到——

刚送走一个绿茶精，又来了一个白莲花。

婚宴上不知在哪儿蹦出来一个娇滴滴的明月县主，说是周非鱼的旧识，一口一个「小周大人」的叫着。

叫什么小周大人，不知道这是我的驸马爷吗？我立马挽上周非鱼宣示主权。

可那个白莲花还是滔滔不绝地和他寒暄着，起先我还争辩了两句，可后来实在插不上话，便也就不再说了，独自气鼓鼓地回了宴席。

小周大人是吧，在外面我给你留足面子，回到家咱们慢、慢、算！

可看他们相谈甚欢，我这火腾一下子就上来了。

周非鱼，为了给你生宝宝，别说蟹了，这个月我连酒都没沾一滴，你这样对得起我嘛？！

「翠翠，给我剥蟹！」

气得我一口气吃了五只蟹，还灌了自己一大壶酒。

然后我就醉倒不省人事了。

2

第二日起身时，我的头还晕晕的，可摸摸旁侧，周非鱼早就没了人影。

翠翠说，「奴婢晨起就没见到驸马爷。」

他变了，他变了，他变成大猪蹄子了！



以前我宿醉的时候，他都是守着我的，早起还会给我泡蜂蜜水喝。

现在呢？别说蜂蜜水了，人都找不到！

之前还说人家是他的小水蜜桃儿，这才几天啊？！果然到手了就知道珍惜了！

翠翠又是为他开脱，「驸马爷许是去上早朝了，公主要不你再歇歇，昨天肯定累坏了。」

哼，不歇了！

不就是一碗蜂蜜水嘛，谁还喝不起了！

「翠翠，去泡碗蜂蜜水。」

我起身开始活动筋骨，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啊！

没成想，刚做了一个扩胸运动就闪到了腰。

哦，不对，母后说，小孩子没有腰，只要我相信母后，我闪到的就是尾巴骨儿。

翠翠搀扶着我回到了床上，又递上了泡好的蜂蜜水。

这味儿怎么这么腻？！这根本不是驸马的豪华限量常温多糖爱心蜂蜜水。

周非鱼你能耐了啊，一碗蜂蜜水，你还搞配方垄断？！



别以为抓住本公主的胃，就能稳住我的心！哼，不喝了！我蒙上被子接着睡。

3

再醒来时已是晌午了，可是周非鱼依然没有回来。

以前不管多忙，他都会回来陪我用膳的。

不对，这其中一定有蹊跷，他该不会真去私会那个明月县主了吧。

来福却跟我说，驸马爷一大早就进宫了。

你说进宫了就进宫了？来福你可是老叛徒了。

我还是决定自己去看看，结果周非鱼果然就没在宜川那里。

我问他，「周非鱼今天没帮你温习功课吗？」

宜川不明所以地愣了一下，又是说，「在啊，少傅上午一直都在，这才刚走。」

你觉得我相信你吗？你也是老叛徒了。

平常跟你说点秘密吧，说好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结果你扭头就告诉周非鱼了。

叛徒，卖姐求荣！

我走到案头，端详他的功课，「你看你姐夫这字，龙飞凤舞，再看看你的，虫爬鸡抓。」

我随手拿起本书，「就这本书，抄个五遍，好好练练字，赶明儿我让周非鱼检查。」

宜川却是不服，「阿姊，你这是仗势欺人！」

欺负你就欺负你，还用挑日子吗？

虽然小小地惩治了宜川这个小叛徒，不过还是没找到周非鱼。

「翠翠，你说他也不在家，也不在宫里，他还能去哪儿？」

对了，店铺！这快月底了，说不定他去店铺看账本去了。

4

我沿着长街把我们家的商铺逛了个遍，腿都快跑断了，可他们都说没见过周非鱼。

最后，我坐在绣坊的草坪上开始撒泼，「周非鱼，你个臭王八蛋到底去哪儿？！」

那些绣娘以为我们吵架了，纷纷过来好言相劝。

「男人三妻四妾没什么的，公主你看开点吧。」

「要我说，这天下就没有不偷腥的猫，你就原谅周将军这次吧。」



「他不过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给他个机会吧。」

你们可闭嘴吧！

这事还没盖棺定论呢，你们就开始火上浇油了。周非鱼被休弃的时候，你们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。

一位圆脸少妇又是说，「我听说啊，周将军在朔北的时候就救过不少女奴，她们个个都想以身相许呢。」

哦？还有这回事？说下去。

「还不止如此，匈奴有位女将军还扬言为他终身不嫁呢！」

竟有此事？！

我还以为他这种呆板木讷的性子，也就是本公主瞎了眼看上他，可原来我的宝藏驸马早就被其它狐狸精发现了。

不对，他才是那个到处沾花惹草的男狐狸精。

5

天都黑了，可周非鱼还是没有回家。

来福又说，驸马刚派人来说，今晚他宿在穆侯府了。

哦，对，穆摘星要去提亲，他应该是帮忙操办去了。

可是，再忙也不该不回家啊。



完了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他肯定是嫌弃我不够温柔体贴，想着娶房小妾，这是故意冷落我呢。

不会现在就正抱着哪个女的睡着了吧。

不会吧，不会吧？！

不要胡思乱想！

李宜春，你要相信他，相信他知道吗？

可是他已经失踪了一整天了，我一直惦记着，吃不好也睡不着。

我躺在床上不断捶打着兔娃娃，你失宠了，快把我的大将军换回来！

我一晚上都辗转反侧睡不着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到穆侯府找人了，可周非鱼也不在这里。

穆摘星还跟我说，他昨天一直都在，今早刚离开的。

周非鱼是会分身啊？一边在宫里帮宜春温习功课，一边在侯府为你筹备婚事。

他顿了顿，又是「女娲补天」地说，「大哥应该是下了早朝之后，去了太子那里，呆到晌午才来了侯府，然后宿在了这里。」

没毛病，编的不错。

你大哥要是有你一半编瞎话的能力，早就把本公主骗到手了，说不定现在孩子都会打酱油了。

6

想来想去，我觉得就是明月县主搞得鬼，于是就气势汹汹地找她去了。

结果，她竟然正在闺房里筹备嫁妆。

好家伙，我还没同意呢，她这喜服都绣好了，你做个妾，还想穿这种大红色？！

我出言不善地吼道，「周非鱼呢？！」

她不明所以地说，「我怎么知道小周大人在哪儿啊？」

还给我装？！

「你那天和周非鱼说了什么？！」

她见我凶巴巴的，却是一脸无辜地说，「我那天就是想请公主和小周大人，参加我和万钧大人的婚礼。」

等等，万钧大人？就是那个兵部新晋万尚书郎？

误会，误会。

我尴尬地冲她呵呵一笑，「我没啥事，就是特意来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」

还好还好，我刚才抑制住了手撕她喜服的冲动。

我又是和颜悦色道，「那你怎么会认识周非鱼啊？」

她扭扭捏捏的，似是不想说，我也没再逼迫她。

「你要是不想说，我便不问了。」

她倒也敞亮，「这也没什么不能说的，小周大人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若是因为我让你们生了嫌隙，那我便是恩将仇报了。」

7

「其实，我原先的封地在南境，后来凉楚国战，大凉落败，我便被当做俘虏被南楚捉去了。」

「那时候，好多女子都被他们的士兵……奸杀了。」

似是想起了什么往事，她的声音有些颤抖，我也连忙握住她的手来安抚她。

她又说，「我本来想着自杀来保全名节，可奇怪的是，他们并没有羞辱我。不止是我，有些身份的名媛小姐都没有被为难，我们只是被关了起来。」

「后来才知道，他们不是放过了我们，而是想用我们来羞辱大凉。」

她说，南楚迎接大凉使团的宴会上，她们像奴隶一般被当众拍卖，郡主千金，县主百金，为的就是给使团一个下马威。

本来大凉就是败方，使团在他国王都自身尚且难保，她们也没想着他们救她们，甚至都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了。

可没想到这时候，小周大人挺身而出，在宴会上和楚皇就硬刚了起来。

「他说，男儿重义气，何用钱刀为！自古美人配英雄，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？！」

「后来楚皇就当庭设下擂台，也是小周大人赢了比武，才赎回了我们。」

我们？还有个们？所以他当时救了多少个？

「我也记不太清了，大概十几个吧。」

情敌突然一下子多了起来，危。

不过，这个明月怎么这么没眼光，周非鱼这样英雄救美都不动心？

她却是含羞道，「当时万大人是使团副使，也是他一直.....照顾我。」

哦，懂了，原来是被别的英雄近水楼台了。

这下好了，周非鱼没找到，情敌一下子多了十几个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！

到了晚上，周非鱼还是没有回来。

我惦念着他，沐浴的时候心神不宁，起身时一不小心脚滑磕到了头，然后就想起了一些不可描述的画面。

本来我让来福修了个大的浴室，是想用来调戏他的，可是后来他死活不肯跟我共浴，就只能作了罢。

不过那天晚上我好像……好像……把他强拽下水了，然后好像……还把他压在浴池边上……那啥了。

我这么威猛的吗？！我难以置信地呆立在那里。

此时翠翠却是闻声进来了，「公主，你没摔着吧？」

我问她，那天我在婚宴上喝多了，然后发生什么了？

「公主喝多了之后，驸马爷就一路把您抱回来了，后来奴婢伺候您沐浴，您却吵嚷着要找驸马爷。」

然后呢？

「然后驸马爷就来了，奴婢就走了。」

那再然后呢？

「再然后浴室里好像有摔东西的声音，奴婢想进去看看，可是来福把我骂了一顿，就让我们都退下了。」

「你为什么不早和我说？！」不知道我喝醉后不记事吗？！



翠翠却是委屈巴巴，「这种事，奴婢怎么说，奴婢昨个早上还让您多歇息会儿呢。」

这下我确定了，我闪到的真的是腰。

该死，我怎么能把他在我身下承欢的场景给忘了呢！

完了，完了，我那天吃了好多蟹，该不会是.....

我好像知道他这两天为什么躲着我了。

9

俗话说得好啊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

我火急火燎跑到书房，果不其然，周非鱼就在这里，我冲上去就抱住了他。

我都快急死了，你还有闲心在这练字？！

当事人脸上还有些许疹子没消，脖子上红红紫紫的都是牙印，凶手站在这儿着实有点心虚。

「你想在这躲到什么时候？」

他无可奈何地捏捏我的脸，「怕你自责。」

我又是娇嗔地锤着他，「那你就不怕我担心了？」

他倒是看得开，也不争辩，径直认错，「错了，以后不会了。」

我却是极为认真地看着他，「周非鱼，我们是夫妻，有什么问题你也要和我说，我希望可以和你一起分担。」

这个人就是所有事都憋在心里，等到你发现的时候，他都已经处理好了，丝毫不给你分担的机会。

他却是一脸欣慰地顺着我的头发，「我家小公主终于长大了，都知道心疼夫君了。」

你这一副「我家有女初长成」的神情是几个意思？我是你妻子诶！

我又是向他张开手撒娇，「我要睡觉了，你抱我回去。」

「遵旨。」

10

他把我放到床上，我又见势揽住了他的肩，问他，「本公主那天威不威猛？」

「威猛。」他眉眼含春，娇羞一笑后就吻了下来。

我揽上他的腰，真好，我的人形大抱枕又回来了。

等等，我好像忘了什么事，光顾着高兴了，我还没对他严刑拷打呢。

唇齿交错间，我推阻着他，「你先等会……」

他只当我这是欲拒还迎，又是埋在我的脖颈间啃咬。

我一个鲤鱼打挺翻身把他制住了，他却是震惊地看着我，「你还想在上面啊？」

这个一会儿再说。

我郑重其事地坐起来审问他，「说！在外面欠了多少「风流债」？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！」

他还嘴硬，「没有的事，我说什么？」

非要我一个个给你翻出来，是吧，小周大人？

「听说你在朔北救了不少女奴？」

他一脸无奈，「你这都从哪儿听说的？」

「你就说，有没有这事吧。」

「那是灾民，有男有女。」

「那那个匈奴女将军呢？还为你终生不嫁？」

「那是她不想嫁人，拿我当的幌子。」

那么多男的，为啥就挑你当幌子，好好反思下你自己！

「那从南楚被你救回来的名媛小姐们呢？」

周非鱼瞳孔震惊，「这你都知道！」

「快说，都叫什么，封地在哪儿，嫁人了没？有没有来勾搭你？」

他慌忙撇清，「嫁人了，都嫁人了。」

睁着眼胡说，明月这还没嫁呢！

「还有没有？！」

「真没有了。」

哼，你说没有我就信了？你就是个撩人不自知的男狐狸精。

苦了本公主了，以后得提防各种「明枪暗箭」。

「你今天还没说呢，把昨天的也补上。」

他搂住我，咬上我的耳朵，「周非鱼爱李宜春，昨天爱，今天爱，明天会更爱。」

这还差不多，你生是我的胖头鱼，死了也是我的锅里肉。

「那我是你的什么？」

「我的小公主。」



「还有呢？」

「小.....小水蜜桃儿。」

行了，本公主原谅你了，「那你轻点，我腰疼.....」

11

我怀疑周非鱼不爱我了，这次是真的，我已经掌握了充足的证据。

自从他知道我有了身孕，就不和我亲近了。

每天就知道盘着我的肚子傻笑，别盘了，我又不是个核桃。

以前他给我抹精油的时候，抹到一半我就把他推倒了，现在我亲他一下，他就拦下我了。

「玩会儿嘛？」

「小心宝宝。」

我又作势上去扑他，他径直把我圈在怀里，「你可小心点。」

我现在只能祈祷生个儿子，这要是生个女儿，又来一个小情人来抢他。

他却说，「男女都好，是男孩的话，我俩一起宠你，女孩的话，我一起宠你俩。」

就你会说。

还好是个儿子，暂时还没有小情人来抢他。

不过娃儿还没看一眼，就先来看我，这是亲爹吗？

他泪眼婆娑地看着我，「不生了，以后不生了。」

我都没哭，你这哭的汹涌澎湃，有点过分了。

宝宝生在朔冬，我们给他取名「朔」。

冬天之后就是春天，我知道，我们以后还会一起度过很多很多个春天的。

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